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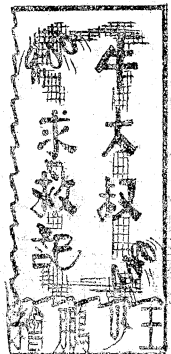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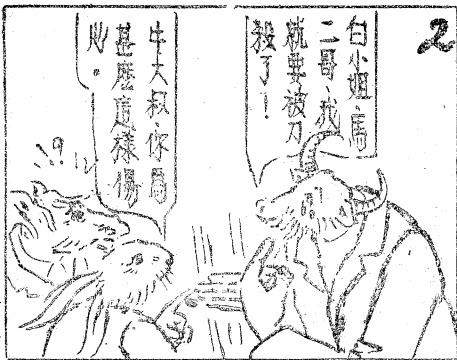
夏消山萊蓬

· 田倩君 ·

若不是掛在壁間的一串唸咒！
 師傅贈予的，我將懷疑那一段恬靜
 的山居生活，是個夢境呢！
 前歲機緣湊巧，認識了蓬萊山
 上的兩位尼師——普清和修峯，由於
 幾次談話，大家便熟識了，約我放
 假後到山上玩幾天，就而給她們講
 講書，當時我不經意的應承了，她
 們倒是些有心人，剛放假便着人來
 接，我極爲她們的熱誠所感動，於
 是攜起兩本隨手閱讀的書便去了。
 整年困居在城市裡，眼光愈縮
 愈小，胸襟愈擠愈狹，乍走到遼闊
 的郊野，登上高山，能不心曠神怡
 的，的確只有在大自然的陶冶中，方
 能開人眼界，壯人心志，啓人智慧
 ，發人靈機，給人以純真的優美，
 除人污濁的雜念，試看那一位大哲

的人，詩人，藝術家不是在大自然
 的啓示中，熔鑄出他們的精心傑
 作。
 來接我的人，是位出家多年
 ，尚未落髮的姑娘，法號修智，
 本省籍，人淑靜爽直，沿途說
 談談，頗不寂寞，當車抵山麓，說
 預備上山了，智姑說：「你不常
 走山路，會感覺累的。」山，慢
 慢上，多休息幾次。」也許因爲
 過於興奮，我却不依她的善意關
 照，健步輕捷登上入山石級。
 一向我的心頭像懸了一塊鉛
 石，那麼灰暗，那麼沉重，此時
 却如同天邊的白雲，悠然神爽，
 身子感覺這麼輕鬆，這麼飄逸，
 山道盤曲，及至走入煙霧霧冥的
 峽谷，路轉峯迴，別開洞天，沿
 途老樹長藤，遍地花香，衆鳥翻
 飛，賣弄清脆喉音，高唱，低吟
 好像自然組成的交響樂隊，經過
 幾次休息，始達半山中的草亭裡
 ，我們在此坐下來，此處的氣候
 ，我們大不相同了，涼風習習暑
 氣全消，智姑向我敘述蓬萊山的史
 話，以及他們生活的素描，在我聽
 來，句句都是新奇的，我羨讀道：
 「山居太幸運了，得享這種清福的
 是前生造化。」她望着我會心的
 笑。

唔！原來是白雲深處有人家，這不
 是香煙氣息，距山頂不遠了吧？
 我希望的眼光看着她的表情，她向
 上指着右邊說：「轉過那座小山峯
 ，即至山門。」她語語講得很流利
 ，我們談笑之間，並沒覺得累，却
 來至山門前了，走進內院，即有許
 多師傅出來迎接，都是穿着青紗法
 衣，若似楚山潭來片片烏雲，唯覺
 雲煙繚繞，令人目眩神迷，均是妙
 相莊嚴慈藹可親，寺宗巍峯壯麗，
 瑞煙靄靄，籠罩殿堂，中奉水月觀
 音，到處清雅整潔，一種高風拔俗
 的氣氛，教人頓厭紅塵鄙俗，所謂
 九天瑤臺，以及久爲人所迷失的武
 陵仙境何能越此？但願雲封歸路，
 留我永住山中。
 寺中住有近四十位比丘尼中有
 數位年事較高，其餘多是青年，大
 殿右爲講堂，左爲寮房，夜九時課
 畢，晚鐘初撞，宏聲悠長，是在催
 人入寢了，我同兩位小尼宿在寮房
 ，床帳清潔，大鋪橫臥，其寬還有
 餘，像北方的大炕，我們三人
 ，每人一條乾淨薄被，橫躺炕上，
 因爲白天爬山勞頓，談話不多時，
 便沉沉入睡了，適值神遊幻境，樂
 不思歸，一個劇烈的響聲，使我夢
 中驚迴，陡身坐起，竟忘却置身何
 所了，神識稍定，方憶起原來身在
 雲山深處，此刻夜將四時，清燈殘
 照，細風掠窗，覺有涼意，再看
 旁邊同睡的兩位小尼，却空無一人
 ，被子疊得平平正正，若似昨夜不
 曾宿在此處，她們是在弄什麼玄虛
 疑，何故半夜鬼祟祟祟的跑開？我懷
 察動靜，但聞鐘鼓齊奏，響徹半天
 ，大概是抑抑揚揚吟經聲音，「哦
 ！心才平靜下來，重行躺下，又



沉入夢鄉了。翌晨早齋，肴饌豐美，雖然僅只青菜豆腐，冬菇春筍之類，却是鮮美味真，飯後我問：「昨夜有什麼事？」她們愕然的說：「沒有事！」我聽見鐘聲響。」「嗚，那是我們每天必修的朝課。」「幾點鐘？」「早三點起床，四時上殿，六時課畢……」她們背誦着全天的課程表，我聽着十分訝異，出家人的生活，却如此有規律，「那樣太早了，此地天氣暖和，還沒關係，要是在大陸上，尤其寒冷的北國，半夜起床，走到冷宮似的大殿上唸經，怕不會凍僵的！」聽我說大家都笑了，藉機向我說起法來：「佛教的規矩，各地都是一樣，修道第一是要耐得苦，習慣了不但不感覺是苦，且樂在其中呢！」「是的，我相信這個道理，道理雖是這樣，若不是有大智大勇的人，實踐起來却不是一樁容易事，比如人們明明知道走過荒涼的沙漠，必見綠洲，但是，很少人閉起嘴巴，挺起胸膛，大踏步的走過去，多是遠遠的望着猶豫太息。」

山居總感覺不大安全，也許是我神經不太健康，每當山雨將至的時候，生怕刮下那些不穩固的石頭，有一次雷雨交作的深夜，我怕得很，用被子蒙起頭，兩手用力緊護着耳朵，但依然聽得清清楚楚，那種震撼山川的劇烈聲音，若從我內心發出來的，一個疾雷過後，跟着轟一聲，駭得心砰砰跳個不住，暗想：「倒了，倒了。一定是山頂上那塊細根的巨石掉下來了，」次晨，登上石塔，四面瞧瞧，空氣分外清新，山石林木沖洗得纖塵無染，太陽從海底慢慢升起，愈顯得紅大，圓光，一花一木，都穩穩妥妥，並沒有受到風雨的影響，只是倒掉一間破房子，風不會吹跑山頭的，昨夜的杞憂簡直是庸人自擾，這古老的山岩，曾經歷過多少次滄桑之變，遭受過多少次風雨摧殘，它依然屹立於天地間，它是多麼雄偉而堅強啊！人焉能比它身中的一粒細沙？沙粒可恃山的庇護而長存，人的壽命，是如何短暫，生命是如何渺小，蘇子曰：「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若不以物我一體為念，人生活的是多麼沒有意義。

我要實踐諾言，開始講書，但是不知道她們的程度如何？我揣想一定是相當好的，她們在這山上歷史最短的，也有七八年，多數都往有幾十年了，既會唸許多經典，定是通玄機知妙理，我商議大家先談談，但是這一談，却使我大失所望，有的沒受過教育，略識幾個字，有的在日據時代受過幾年國民教育，僅有少數幾位會講國語，我的確感覺困難了，但為了不使她們知道我對她們的失望，而影響她們求知的熱誠，却費了相當一番思考，才提出一個意見，我說：「講書恐怕不可以，大家都不太懂我的話，希望各位改說國語後再聽講書就容易了，現在我們先研究國語如何？」還好，一致同意，從此每天早晚兩堂專教國語字母，在短短十天內，由於大家用心的結果，可說全部學會了，會拼音，會翻字典，僅有少數年紀大些的較為生疏，這就很難為她們了，都是些成年人，且有中年以上的，有如此驚人的學習情緒，我頗受感動，唯恨我不能繼續教下去，實在引為憾事。

在山上了住了整整十天，兩個兄弟來接我好幾次，說是擔心我山居生活不習慣，我猜他們是怕我樂不思歸呢，在一個空氣新鮮的晨光下，大家互相惜別中，我惆悵的踏上歸途！

別來年餘了，我的視線每逢觸着那申她們贈予的珍珠，輒憶起那個煙霧空蒙的佳境，那些質樸淳厚的師傅，她們修道的心很誠，求知的心極切，可惜沒有機會求學，她們的生活數十年如一日，每天除上殿唸經而外，便是洗衣燒飯，砍柴擔水，相當勞苦，固然一砍柴擔水，無非妙道。」「但，那是一個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却不是一蹴而就的。若只就砍柴擔水中去悟道，那似乎還有一段相當的距離，何嘗見過樵夫漁夫證得道來？」

佛教環境的確困難，教內沒有有力人士的撐持，教外更沒有任何援助，這實在是佛教式微的主要癥結，既缺乏經濟來源，當然沒法籌設學校，若不能在教育上謀發展，男女青年比丘將何以承繼起佛陀的家產？繼續往聖的遺志，化導群倫的使命？尤其處在今日錯綜複雜的世界潮流裡，沒有現實有力的工具，將何以衝過艱險的逆程呢，這是佛門大德護法者所以不應忽視的當務之急，但得大力者有所表現，有所行為，不佞願盡佛弟子的一份責任，踴躍的執起筆，作一名小小的拉拉隊員，步着大隊的後塵勇猛前進！

